

憶往／廈門之戰

民國三十八年秋，政府偵知共軍將大舉進犯

閩南原自於長江蕪湖、青陽轉進福建漳州、泉州龍巖駐防之陸軍第八兵團劉汝明部，奉廈門防衛總司令湯恩伯之命全部移防廈門，以利固守，八兵團下轄五十五軍長曹福林部，守廈門北部前殿、官瀾及東部五通，另六十八軍劉汝珍部，守廈門市及鼓浪嶼。因當時物質缺乏，海岸工事簡陋，除戰壕外少有碉堡，且兩軍歷經徐蚌會戰、江防戰役多有損傷，未經整補兵源不足，且在海岸工事尚未完備之際，敵於十月十五日夜發動攻擊，經一日夜戰鬥，敵於十六日晚於仙岳山附近突破防線登陸成功，並於十七日晨直撲廈門。余時服務於一八一師通訊連無線電排，任准尉報務員兼學生班長，學員皆系

山東荷澤中學生，原有

三十九人，但於三十六年秋於商丘掩護八兵團自開封向蚌阜轉進張官店一役損傷殆盡，有幸歸隊者僅七人，仍教習報務，駐防前殿，為總預備隊，受湯總節制。十七日晨，奉電令增援廈門，於中午急行軍至前村，後奉電令返回，側擊敵軍協攻洪山，於晚六時收復，電報湯總，經收覆電云：於晚十時有103、104兩登陸艇在前村附近靠岸，令全部準時登艇，師長劉興遠奉電後除電告友軍外，遂將部隊交副師長指揮執行電令，並親自帶領特務連去了虎山，令要塞官兵毀炮並立即隨其全部撤退。

我排排長單光斗帶著官兵隨副師長首先抵達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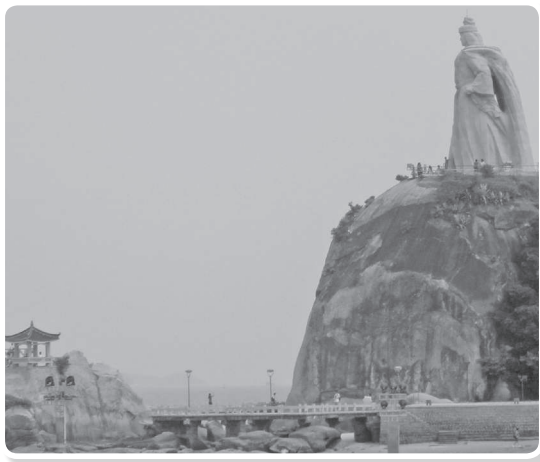


王文法

定地，當登陸艇靠岸時王懷恩背著COM報話機，其兄王懷義背著手搖發電機，準備首先登艇，不意當登陸艇放下閘門時，湧起巨浪將其沖倒在閘門旁，余迅即將其拉起，幸人機均無損傷。翌十八日晨抵小金門外海，停了一整天等候，未及時登艇之部隊，續紛乘民船撤退，期間並令艇上部隊可派員登錄購物，我上岸後只買了兩斤紅薯。

艇十九日起錨航向高雄，理應於二十日即可抵達，但卻遲至二十一日晚始達，這三天三夜官兵們在艇上吃的是海水煮的飯，喝的是海水燒的開水，均難下喉，我就靠兩斤紅薯度過這段苦日子。

艇泊在高雄外海，兵團司令軍師長均以小艇接上岸，又過了二十四小時，艇始進港並令官兵將武器裝備置於艇上，僅帶個人衣物。下船後，士兵被令乘卡車紛紛載走，軍官則被暫時集中於高雄國小，後經孫立人將軍親點入儲



廈門景點

訓班通信隊，並收到國防部令。被編為蘆溝橋七七抗日戰爭的軍二十九師，只見名冊不見官兵，至此赫赫有名的數十萬國民軍，後稱為西北馮老總玉祥的部隊名存實亡了。

關於廈門之戰余有兩點感想，湯似無與廈門共亡固守之心，概因保衛戰槍聲響起，他卻棄陸而登艦指揮，另當時敵無海空優勢，我軍既已收覆洪山，待十八日我海空若能阻絕敵後續船隊增援，其已登陸之敵因彈盡，不難被我軍殲滅，則廈門可保也。

當電令撤退時，師長劉興遠若未當機立斷令廈門官兵毀炮撤離，而被敵利用於十八日發炮擊我泊於小金門之船艇，則後果如何不得而知。